

撰文/南帆



地方戏剧与传播环境

Local Operas and Their Spreading Environment

诸多迹象无不表明,地方戏剧遇到了相当大的危机。除了京剧、昆曲等少量剧种,多数地方戏剧相继陷入困境。排练经费匮乏,剧院破败,观众锐减,演员队伍后继乏人,这些表征无不指向一个根本的问题:在现代社会,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诞生于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地方戏剧何去何从?

人们曾经从不同的维度界定现代社会,例如民主国家的出现,经济指标,社会制度,如此等等。显然,大众传媒的崛起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这些大众传媒生产出强大的现代文化。某个角落的一场球赛通过卫星电视瞬间传遍全球,互联网的搜索引擎数秒之内检索出特定主题的几万条阐释,这是现代人为自己建造的新型交流平台。从报纸、杂志与想象共同体的产生到电视机、互联网开创的公共空间,大众传媒正在产生巨大的社会后果。由于大众传媒的强大作用,现代人的意识和美学感觉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例如,现代人每天的信息量相当于古人的数十倍,眼花缭乱甚至目不暇接;同时,古人那种独自冥思和对于生存的细致体验正在渐渐消失——这无疑深刻地影响到各种文学形式的此消彼长。

这种状况包含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必须在传播学的意义上考察地方戏剧遭遇的危机。不同的传播工具和符号形式可能形成不同的文化类型。王国维曾经考证了古代戏剧与巫、优的密切关系:“后世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可以看出,古代的地方戏剧曾经在当时的地域文化中承担了极为重要的功能。地方戏剧往往是祭祀之礼或者庆典仪式之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个意义上,农业文明的文化体系即是地方戏剧的生存环境。现今,电视或者互联网正在形成

另一种文化类型,影像符号和电子传播系统成为最为重要的特征——“超女”和“博客”的浩大声势显然是这种文化类型制造的现代神话。这时,寄存于方言和舞台表演之中的地方戏剧是否还找得到自己的土壤,担当独特的文化使命?

动用声光电化的手段生产豪华版的地方戏剧,这种努力的效果可能相当有限。淮南为橘淮北为枳,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成语。地方戏剧完全有可能打入电视屏幕,但是,人们无法期待它们的竞争力超过电视连续剧。在我看来,这可能是另一个有价值的思路:在传播学的意义上发现地方戏剧的独到优势。从传统的宗教活动、社区的庆典仪式到共同的方言,地方戏剧总是和特定的区域文化联系在一起,并且产生强烈的认同感。换言之,地方戏剧积聚人群的功能和狂欢现场的制造是电视机和互联网难以完成的。电子传媒的环境里,人们通常只能单独地与一台机器打交道;人与机器无法产生互相激荡的现场气氛。相对地说,演员和观众的直面交流是共同参与和互动的有利条件。迄今,人们仍然可以在街头公园看到,票友、戏迷相聚在一起,自拉自唱自娱自乐。如果这种演出与社区文化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参与和互动可能更加活跃。白先勇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在北京大学产生了不俗的反响,特定的校园氛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条件。在特定的范围内再造戏剧传播的基本环境,这或许是摆脱危机的一条出路。

(南帆: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周明